

## 天空的颜色

金山区海棠小学 五(3)中队 黄之恺 指导老师:李艳



天空是什么颜色的呢?很多人一定会回答:“那当然是蓝色了。”

的确,天空总是蓝色的,它会带给人们未来幸福的希望。天空为大自然呈现出最向往的颜色,那是再好不过了。

但是,天空,真的只是蓝色吗?

黑色,往往带给人们昏暗的感觉,破灭心中的灯火,如同海盗一般抢夺光明。可它在天空的手下,却被驯成了瞌睡虫,命令它掌管睡眠,每到夜晚便爬上天空,赠予人们困乏。

再美好的世界也会出现悲剧,在战场上,空气中充满着火药的气息,枪炮的硝

烟遮住了天空。一抬头,满眼的灰色令人沮丧。这样的灰色,不仅弥漫了一整片天空,还侵蚀了明亮的心灵。

绿色,代表着生机,叶子是绿的,草也是绿的,如此勃勃的生命,为何不能出现在天上呢?当你获得心中真正的欢乐时,天就变绿了。《地下121天》中的史雷克因为视力缺陷一直遭受着欺负,走路时怕踩空只能注意看脚,为了摆脱困境,他躲到了地铁隧道的一个洞里,那就成了他的家。他将“家”的“天花板”漆成了绿色,那是他心中天空的颜色。正如文中所说的,“也许你会想跟史雷克争辩,天空才不是绿色的,但对于史雷克来讲,在他待在地下的那段日子里,天空总是这个颜色”,因为这里是他的欢乐世界,代表他逃脱了地面上受到的凌辱后的自由,他可以花很多时间注视天空了。

天空没有一定的颜色,一切都按照你的心情发生变化,纯洁的白、丰满的黄……都可能成为天空的颜色,你可以说它是彩色的。

## 教弟弟学骑车

金洲小学 三(1)中队 戴心妍

今年的暑假,我把小时候骑的自行车送给了我六岁的弟弟。

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了弟弟家,我决定教弟弟学骑车。我和妈妈带着弟弟一起来到了楼下,弟弟坐在自行车上,我开始教他骑自行车。我对他说:“你骑自行车的时候要握紧把手和刹车,还要踩着脚踏板。我就在后面扶着你。”他朝我点了点头,我扶着他骑了一会儿,心想:至少我扶着他骑车没有问题了,他自己是否可以?我要不要放开他,像我骑车时外婆做的?想到这里,我试图松开手,可是,就在我松开的那一刹那,他失去了平衡,差一点就摔倒了!还好我眼疾手快,扶住了他。他因为差点摔倒,失去了很大的信心。于是,我对他说:“不要怕,其实骑车一点也不难。只要有信心,坚持练习就一定会成功的!”他听



了我的话,眼里好像突然有了光彩。他坚定地看着我,说:“嗯,姐姐,我会努力的!”他跨上车,自己摇摇晃晃地骑着。我跟在他后面给他加油打气。这时,一位阿姨带着一个小妹妹走了过来,她看见我和弟弟,对小妹妹说:“你要向哥哥姐姐们学习哦。”我听了,心里美滋滋的,我觉得弟弟也会很高兴吧。弟弟虽然学会了骑车,但还是有一点点摇晃。

过了几天,我又来到弟弟家,弟弟把我拉下楼去,说要看他骑车。他骑着车,我在后面跟着。我发现我都快追不上他了,他骑得已经非常熟练了,我真为他感到骄傲,也为我自己感到骄傲,我可真是个好老师啊!

## 吹糖人

上海理工大学附属普陀实验学校  
三(3)中队 李心怡 指导老师:陈娟

前两年,我去成都宽窄巷子旅行。一踏进巷子口,我就被插满五颜六色、形态各异的糖制小动物的吹糖人摊儿吸引住了。

吹糖人摊儿的摊主是个上了年纪的老爷爷,他面前的工作台有一个小炭炉,炉上放着一个小铁锅,中间放着用黄米和麦芽熬制成的糖稀,糖稀是制作吹糖人的主要原料。我想着我属兔,于是,就请吹糖人爷爷给我做只糖兔。爷爷笑眯眯地满口答应:“好嘞,就做只月宫中陪伴嫦娥的小玉兔。”

只见爷爷挖出拇指大小的一块糖稀,一通连贯娴熟地揉、捏、拉、摺等动作,一只小兔的轮廓已初具雏形了。接着,爷爷含着小兔还是“吹管”状的尾巴,轻轻一吹,小兔就鼓胀起来,仿佛一下“活”了。“哇!”我情不自禁地赞叹。在吹糖人爷爷许可后,我也迫不及待地去“吹”小兔,想着由自己来完成最后的工序。结果,我用力过猛,小兔的脑袋剧烈地快速膨胀,变成了大头小身体的“妖兔”了。我急得都快要哭了。“不急,不急。”吹糖人爷爷一边和声细语地安慰我,一边轻捏慢揉,再缓缓或吹或吸,最后将“吹管”状的尾巴一团,一只栩栩如生、活蹦乱跳的“玉兔”便跃然而出了。我一边爱不释手地把玩着糖兔,一边还心有余悸地自言自语:“吹糖人还真是个技术活!”

后来,我从书上了解到,吹糖人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手工艺,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但现在吹糖人艺人越来越少,而且还“老龄化”,几乎很少有年轻人从事这门手工艺。究其原因,还是辛苦又利薄,寒来暑往地走街串巷,也挣不了几个钱,真是“做糖人的盖大楼——熬着吧”。

我心想,糖人好吃好玩,还富有艺术文化内涵,比西式高级甜点有过之而无不及,可不能让这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这代人手上遗失了。以后,我不仅要多多地吃“糖人”,还要多和伙伴们推荐和分享,等有机会,还要拜师学艺,也来“吹糖人”!